生經卷第五　安

西晉三藏竺法護譯

佛說梵志經第四十五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千二百五十比丘俱尒時世尊
晨旦著衣持鉢入舍衛城分衛次第
求食即時轉行到梵志舍時彼梵志
遥見世尊威神巍巍諸根寂定其心
湛靜降伏諸根無復衰入如日之光
出于山崗如月盛滿衆星獨明如帝
釋宮處於忉利如梵天王在諸梵中
如高山上而大積雪現於四遠如樹
華茂其心憺怕如水之清三十二相
莊嚴其身八十種好遍布其體威神
光光不可稱限覩之如日即從座起
與眷屬俱前行奉迎稽首佛足請坐
別牀佛便就坐時梵志梵志婦心懷
踊躍若干種食香潔之饌手自斟酌
供養无極飯食畢訖舉鉢洗手更取
卑床聽佛說經於時世尊即為梵志
及妻子僕從下使講說經道開解其
心分別其義諸佛之法隨其本源而

演分別布施持戒忍辱精進一心智
慧應病與藥尋而心解苦習盡道於
時梵志妻子僕從下使即於座上逮
四聖諦取要言之則得天眼歸佛法衆
奉受五戒於是梵志即從座起稽首
佛足白世尊曰大聖弘恩得現利義
今日所獲度於衆患皆是如來至真
等正覺之所救濟猶如大雲周於虛
空普雨天下多所潤澤世尊如是常
以大哀無極之慈廣說大法佛告諸
比丘汝等寧聞梵志今所宣揚口所
說乎比丘對曰唯然世尊已見已聞
佛言今此梵志與諸眷屬皆獲大利
如是具足吾於異世令此梵志得獲
廣普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波羅奈城
有一尊者名曰所守是梵志種也黠
慧聰明識解義理卒對之辭口言柔
美為王所敬常可王心其國多有蒲
萄酒漿飲食之具王及人民飲食快
樂彼時梵志作異技術多所娛樂令
王欣愕王大歡喜多所賜遺恣其所
欲梵志白王我當歸家自問其婦欲
何志求王即可之梵志便還到家問

婦我與異術令王歡喜許我所願汝
何所求以誠告我為卿致來婦問梵
志君何所願其夫荅曰我願一縣其
婦荅曰用縣邑求我願得百種瓔珞
莊飾髀釧步瑤之屬種種衣服奴婢
乳酪醍醐飲食於時梵志復問其子
汝何所求其子荅曰我之所願不用
步行得乘車馬與王太子大臣俱遊
於時梵志復問其女欲何志願其女
對曰我所求者欲得珠寶以自嚴身
上妙被服千女中央而獨姝好用飾
異願乎於時梵志又問奴婢欲何志
求奴言欲得車牛覆田耕具婢曰欲
得碓磨舂粟磑麵以安四大人不得
食則不悅喜无以自安於時梵志還
詣王所具是為王本末說此妻子奴
婢所可求也復以偈重歌曰

大王願聽之 所願各異我家心不同
婦索白瓔珞 男求車馬乘 女願珠寶飾
吾前畜奴婢 求田及磑磨

於時王以偈荅曰

隨汝之所欲 則與不違心 應時使梵志
皆得歡喜悅 其王皆以賜 各各如志願

如意得具足歡喜無一恨
佛告比丘欲知尒時國王者則吾身
是尒時梵志則今梵志身是其妻者
今梵志妻是子則子安則安奴則奴
婢則婢是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君臣經第四十六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中與
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諸比
丘心自興念承佛威神諸天感之得
未曾有於是世尊常以慈愍調達而
反害意向於如來佛以大哀知意待
之或復比丘而說此言往者世尊豈
不察知調達兇惡心懷諂害而令捨家
除其頭髮或有比丘各各議言佛已豫
知調達兇惡心懷危諂或有議言誰
令調達除頭鬚髮而作沙門佛遙聞之
諸比丘衆共議此事便到其所告諸
比丘調達兇惡不可稱量擧要言之
言不可竟佛言如是如是其比丘調
達者常以害心向於如來未曾和悅
吾以慈心而降伏之昔者過去久遠
世時已來難量從尒以來佛久知之
調達兇惡心懷危諂吾以慈心而降

生經卷第五 第五張 受

伏之續知如此故爲沙門欲今建立
攝取善德以是爲本由因出家緣得
救護欲計調達不但今世求吾之便
而懷害心吾爾至真慈心弘普而降伏
之乃往過去久遠世時不可勝計波羅
柰城有國王号曰大猶以法治國不
枉万民王有大臣名審善財智慧聰
明無所不通名德超異與世不同其
性吉祥殊妙和雅安隱无患常懷慈
心多所愍哀志懷柔潤其王无隱擇
子泉心志不懷慈常伺人過欲得其
便心懷兇惡无一善快於時彼王與審
善財大臣俱大猶王告大臣人何所
食說何所言多所獲安不致危害而
得長益應時以偈而歌頌曰
食言少獲多　不忍得長大　忍辱致損過
審善財云何
審善財大臣以偈報王曰
大王是瞋種　恚恨心所為　無害无瞋怒
則正本所行
王復以偈問曰
以何得安寐　何行无憂患　以何至一法
審行致善財　賢聖何所歎　至滅能不憂

誰能保此事 除秘令无患

大臣以偈答曰
孝順得安寐 除患无憂患 父者壽之本
大王當知此 聖賢之所歎 緣此无憂患
以此義答王 喜歎忍辱行 毀呰于瞋恨
以此義答之 分別令降伏 不雅得其便
兇惡不能加 立之平等德
佛告諸比丘衆欲知尓時國王大猶則
調達是大臣密善者則我身是以得
佛道具演本末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拘薩羅國烏毛經第四十七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尓
時世尊明旦著衣持鉢入城分衛國
王波斯匿有四大臣拜為四將合四
部兵欲伐他方小國於時四臣遥見
世尊與衆僧俱即詣佛所稽首足下
退住一面世尊問之諸仁者等欲何
所湊諸臣對曰王波斯匿遣臣等行
舉四部兵欲詣他國攻伐小國唯然
世尊我等之身為此國王多所興立
及餘衆勞常畏危命今當遠行
當戰鬪有所攻伐如是發行世尊讃

曰善哉善哉諸賢難及所作難及是
為報恩而有反復設行少有所作不
失汝等之身受王俸祿所作當然此
事徃善為慎儀像則成正士報大神
恩則有反復諸賢聽之不但今世為
此國王有所興立成就功勳所作難
及昔者過去久遠世時沙竭之國大
有諸烏衆而來集會止頓其國彼有
烏王名曰甘蔗主八万烏在中獨尊
烏王有婦名曰舊梨尼於時懷軀有
阻惡食心念如是欲得鹿王肉食至
誠白王欲得此食於今我身小發此
念欲得善柔鹿王肉食乃活不尒者
死沙竭國王欲得善柔鹿王肉而食
𠻳之獵者亦募而行求之捕之將
來於時烏王聞其音聲合會烏衆汝
等當行沙竭國王有大善鹿王形貌
名湏具夜欲得其肉彼時四烏應募
吾等堪任取善柔肉用國王故不惜
身命當辦此事无令餘烏逐我後行
於時四烏數數徃至大衆會所各自
議言以何方便而得取之彼時其人
國王使者徃告太子說烏數來則遣

守護所遊至處不得如願然後復遣大
鳥之衆求須臾之肉今現在此便遣
隨彼即時取肉舉之而去時國王子
見大鳥衆恐懼馳走還白國王具說
本末國王問之鳥所從来乃至於此
太子白曰我見四鳥色像若斯數數
来至於彼鹿苑吾亦數往然後四鳥
来到時沙竭王即勅外人令捕鳥師
致鷹將来四鳥見之畏在危命故往
取来即時受教輙遣鳥師應往以若
干變觀其所趣造立方便張羅捕鳥輙
以獲之生上國王於時沙竭國王問其
四鳥而呵罵之汝等何故數来至此
犯吾境界四鳥答曰唯然大王非我
所樂不願至此又有王名曰安住與
八萬鳥俱以為眷屬為之尊師其婦舊
梨互懷妊受胎發此阻極而以惡食
欲得食啖須具善柔廣肉彼王遣来
受其君教不惜身命自投沉没而奉
謹教非吾所願時國王聞得未曾有
愕然惟之彼自食心莫作此食自受
王教作此方計不惜身命為其君王授
棄軀命令之所為誠非所及於世希

有欲求俗人有此反覆受君父教尚
不可得況鳥獸乎奉宣其命難及難
及實未曾有於是諸烏為王說偈言
唯願大國王　我止沙竭國　我等王安住
與八万衆俱　婦名舊梨屋　欲思善柔肉
是大王麁兆　具足為王食　我等國王使
奉命來至此　受君之教命　不敢自至此
於是國王心自念言此事難得為未
曾有於時國王告諸烏曰赦汝罪
過在汝所湊常得解脫勿有拘制
佛告諸臣欲知尒時四烏身不今汝
等四臣則是安住國王今波斯匿王
是也今者國王諸兵臣吏御等所
將八万烏是尒時得脫不見危害今
亦如是佛說如是四臣兵吏及比丘
僧莫不歡喜

佛說蜜具經第四十八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國給孤獨園
與大比丘俱尒時梵志迷惑異道術
不信佛法欲乱佛教行於城中遙見
佛來惡不欲覩竊入池舍得无世尊
瞿曇見我於時大聖愍傷憐之尋到

其所住於國前欲得避去永不能得
又欲馳走不能自致來詣佛所彼時
世尊為說經法尋時歡喜善心生焉
輒歸命佛及法衆僧奉受戒禁遶佛
三匝稽首而退還歸其家即取應器盛
滿中蜜兩手擎之來詣佛所而欲奉
上佛告諸比丘取是鉢蜜而布與衆
僧時一鉢蜜佛及衆僧皆得滿足鉢
滿如故即復授佛佛告梵志汝取是
蜜投著大水无量之源梵志又問何
故佛言具足水中虫豸黿鼉魚鼈悉
蒙其味梵志受教即投水中還至佛
所或驚或疑踊躍悲喜於時世尊尋
以欣笑五色光從口出上至梵天普
照五道靡不周遍還遶身三匝授菩
薩決光從頂入授緣覺決光從口入
授聲聞決光從臍肘入說上天福光
從臍入說受人身光從膝入說地獄
餓鬼畜生光從足入於時阿難從座
起整衣服右膝著地長跪叉手而白
佛言佛不妄笑笑會有意佛告阿難
汝見梵志以蜜奉佛布比丘僧餘蜜
投水對曰唯然今此梵志然後來世

歷二十劫不墮惡趣過二十劫當得
緣覺名曰蜜具諸比丘對曰唯然世
尊吾等悉見於此梵志以一鉢蜜多
所饒益而得緣覺佛告比丘於是梵
志非但今世以一鉢蜜多所饒益前
世宿命亦復如是乃往過世不可稱
計有一婆羅門往入閑居寂寞之處
見有神仙多所博愛或有人說今此
仙人往古難及當往督受有人報言
用為見此養身滿腹之種尒時有一仙
人得五神通見心所念即於樹下閑
居之處踊在空中往其人前其人見
之歡喜踊躍善心生矣即還其家盛
滿鉢蜜而奉授之時仙人受飛在虛
空緣是施德後作國王名曰蜜具以
政法治國治國積年壽終之後得生
天上佛告比丘欲知尒時五通仙人
則我身是尒時梵志今梵志是尒時
施蜜受天人福緣是今世亦復施
佛後致緣覺於是賢者阿難以偈
讚佛
世尊多哀憐 自然至誠度 為諸天人世
壞衆獄縛著

故為諸天世間尊 生經大第五
以歡悅心多所勸
勝令無利皆得利
恭肅懇懃造菩薩

於法自在雨法教 第十張 安
出家上天无數千
其有悅心歸命佛
臨命壽終見趣安

尒時世尊讚賢者阿難曰善哉善哉
審如所云復次阿難造若干行乃成
所立佛救一切如母念子佛說如是
莫不歡喜

佛說雜讚經第四十九 丹本此經為第五十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俱尒時有一比丘尼子
捨家為道喜詣家家與諸白衣雜錯
麤獷行不純一毋數訶之勿得尒也
行有節限若有法會講經說義乃可
行耳無得效進為俗間事父亦呵之
亦不肯受父母之法教在於人間家
居造乱但與惡人不成就子共相追
隨遇諸凶人共搊捶之加得手拳
今欲投水中久乃置耳叫呼得脫捨
去諸比丘聞而往救之得還歸家諸
比丘眾而往白佛說其本末佛告比
丘此人不但今世不隨家居教迷惑
其行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諸烏巢

宿近家居人數喜探欲捕取之烏妻 生經卷第五 第十三張 安
謂烏无得近人家作巢莫信於人得
無取卿加之苦毒其烏聞之雖欲捨
去心懷戀戀不能避去衆人數數共
觸嬈之故不捨去衆人捕得盡搣其
毛羽荊棘繫頸天時霖雨泹溺亘行
又不能飛徐徐自曳歸到其巢妻時
以偈歌頌問曰

誰皆搣毛羽　今天復陰雨　被荊棘為鎧
而立戶何謂

烏以偈荅婦曰

我身吉祥有所緣　於今天時大霖雨
汝促開戶无惱我　且持食來活我命

其婦以偈荅曰

我如所念如所造　卿所讒唽多所貪
今遭凶危如得華　後方當更獲其實
我之所頌亦可受　具足成酪致醍醐
値此勤苦衆惱已　當詣屛猥處閑居

去彼不遠有一神仙梵志道人遙聞
其聲而歌頌曰

不覩惡罪果　緣是遭苦患　以故莫作罪
將无受大惱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烏妻不乎今此

比丘尼是也其烏夫出家子為沙門 生經卷第五 第十四張 安
被打撼者是也尒時仙人則吾是也
昔日相遇今世相值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驢駞經第五十 丹本此經為第四十九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俱尒時有一比丘新
學遠来客至此國諸比丘欲求猗
籌諸比丘聞不與猗籌今觀於子
行不具足舉動不祥將無於此造
損耗業尒時新學不得猗籌復詣
餘處求索猗籌彼諸比丘不問本
末速授猗籌前比丘聞即往問言卿
何以故不問本末便與猗籌比丘荅
曰吾授猗籌有固不妄當奉事我供
養以時有新比丘安詳雅步舉動不
暴入出進退不失儀法類如佳人不似
凶惡主比丘獨在不出新學比丘復
取衣鉢取主比丘撾捶榜笞就地縛
束揂繫其口將無所嘆人聞其聲即
衆適鬬其聲皆来趣之解其繫縛則
於其夜馳逝行走天欲向曉諸比丘
問其意時彼比丘本末為說語比丘
當共令布行求索之使我還得衣鉢

諸比丘各回吿等語御莫得妄信勿
典猗等將无見狂自在放恣不用吾
語所可作者今可自省時諸比丘具
啓世尊佛言諸比丘此比丘者不但
今世為是見人所見侵枉不知本末
而妄信也所在相遇輙為所侵乃往
過去有梵志名草驢驢載瓦器有持
門戶行於道路遥見一女往於道傍
遥觀梵志稍來近之心欲劫奪與之
相見梵志信之此人見我來奉事我
有所施與來親附我彼時梵志以偈
頌曰

汝處於四衢　顏貌有反覆　人來知本末
不選擇觀察　共道人觀此　淨修行最法
无有衆凶惡　當施供事我

尒時餘梵志道共侶行皆共謂言莫
信此人將无欺卿　趨奪財物以偈頌曰

梵志无得趣見人　於四衢路莫妄信
搖動其目面无理　定將揭卿奪卿物

彼時梵志不信侍語又信賊女未有
所益佐助供養於時彼女向於夜半
人見斷絶即奔走前揭擔梵志破傷
瞬膝眼眩躃地奪其財物草驢梵志

之失所有復破其膝蹄地啼泣猶如 生経巻生 弟子淚哭
小兒稱冤呼嗟時有一天名淨修梵
行以得頌曰
其求財利　而行於慾忌　懺悔而自用
不從尊師教　皆當得是患　如彼梵志苦
從愚不慎路　獲罪如梵志
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草驢馳者今
此比丘授新學比丘犄篭者是鹿鈿
惡奴新比丘心懷惡依犄篭緣是劫
盜者是也彼時諸異梵志今諸比丘
難彼比丘者是也爾時淨修梵行天
者今吾身是爾時相遇今亦相值佛
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孔雀經第五十一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衆千二百五十人俱諸
比丘悉共集會皆共嗟歎心念世尊
得未曾有一人興世号曰如来至真
等正覺毀壞一切諸外異學忽然出
冥元復光曜未有佛時致妙供養衣
被飲食床卧之具莫不恭事日歸之
者佛現世間是等之類言誨不行佛
以道耳遙聽比丘所共講議即到其

所聞諸比丘向者何論諸比丘具足
自啓說我等集會平等正覺適興于
世諸外異學便沒不現忽然幽冥无
復光耀佛告諸比丘吾未興世外學
熾盛如无日月燭火為明日月適出
燭火无明今佛興世異學皆沒无復
威曜獨佛慧明无所不燭不但今世
有殊異行也前世亦然未曾有法乃往
過去久遠世時有一大國在于北方邊
地之土號曰智幻智幻土人賫持烏
来至波遮梨國其土國界无有此烏
亦無異類奇妙之禽時彼國人見持
烏来歡喜踊躍不能自勝供養奉事
飲食果蓏日日月月而消息之遠方
之烏而覺見之皆来集會不可稱數
一國普共供養奉事尊敬无量於彼
異時有一賈人復從他國賫三孔雀
来時衆人見微妙殊好羽翼殊特行
步和雅所未曾有衆人共觀聽其音
聲心懷踊躍又加於前千億万倍皆
棄於烏不復供事烏无威曜忽然无
色如日之出燭火不現永無復心在
諸烏許普患愛敬於彼孔雀視之无

㝡前所敬養諸鳥之具皆以供養孔
雀之衆尊敬自歸諸鳥皆愛不知厭
所於時有天即歎頌曰
未見日光時　燭火獨為明　諸鳥本見事
米飲及果蓏　由音聲具足　日出止樹間
諸鳥所見供　於今悉永无　當觀此殊勝
无尊昇見事　尊上適興現　卑賤无敬事
於是賢者向難緣世尊教心懷踊躍
以頌讚曰
如佛不興出　導師不現世　外沙門梵志
皆普得供事　今佛具足音　明白講說法
諸外異學類　永失諸供養
佛告諸比丘欲知尒時孔雀者我身
是也烏者諸外異學也天者阿難也
於時在世雖講經法未除三毒生老
病死不能究竟除塵勞垢淨修梵行
於今如來興于世間如來至真等正
覺明行成為善逝世間解天人師無
上士道法御号佛世尊於今說法具
足究竟淨修梵行離諸塵垢除婬怒
癡生老病死獨步三界而无所畏降
伏諸邪衆外異學莫不歸伏一切蒙
度佛說是時莫不歡喜

佛說仙人撥刼經第五十二 生經卷第五 第十九張 安

聞如是一時佛遊王舍城靈鷲山與
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尒時錦盡手
長者至舍利弗所諷誦經法還歸其家
詣所居處下其鬚髮而為沙門未得
羅漢一切所造皆已備足時諸比丘
往見世尊今我等察錦盡手稽首覺
聞說法律尋時出家而為沙門博聞
多智論若干法言談雅麗庠序无獲
興起禪思故復還家世尊如是隨其
所應未得羅漢无根無著法以未成
就觀見生死周旋迴轉不得解脫如
佛所教如來至真等正覺所獲安隱
佛告諸比丘何足為怪吾成無上正
真道為最正覺錦盡手為舍利弗雖
見教化度於四患吾於異世以凡夫
身廣說經法度諸勤苦乃為殊特往
昔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仙人名曰撥刼
得五神通時為國王所見奉事愛敬
无量神足飛行往返王宮彼時國王
供養仙人一切施安坐在王邊日日
如是王奉仙人布髮而行手自斟酌
百種飲食積有年歲供養无限於時

彼王有小緣務王有一女端正姝好
於世希有王甚敬重重之无量女未
出門王告女曰汝見吾不供養仙人
奉事慇懃不敢失意女則白曰唯然
已見王告之曰今吾有事當遠遊行
汝供養之亦當如我事莫失意時彼
仙人從空中飛下至王宮內王女見
來以手擎之坐著座上適以手擎觸
體柔軟即起欲意適起欲心愛欲興
盛尋失神足故不能飛行思惟經行
欲復神足故不能獲時彼仙人見國
王女貪欲意起不能從志步行出宮
如是所為其音暢溢莫不聞知時无
央數人皆來集會王行事畢還入其
宮聞其仙人失于無欲隨恩愛中失其
神足不能飛行王時夜至其宮獨竊
自行往見仙人稽首足下以偈頌曰

吾聞大梵志　卒暴皆貪欲　為從何所教
何因習色欲

時撥劫仙人　以偈荅王曰

吾實亦大王　如聖之所聞　已墮於邪徑
以王遠吾故

王以偈問曰

不審慧所在及善惡所念假使發慈心



不能伏本淨

時撥劫仙人復以偈答王曰

愛慾失義利婬心轉然熾今日聞王語

便當捨愛慾

於時國王教告仙人仙人著懃剋心

自責宿夜精勤不久即獲還復神通

佛告諸比丘尒時仙人撥劫今舍利

弗是國王者吾身是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清信士阿夷扇持父子經第五十三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

園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一清

信士有子聰明智慧辯才在在所興

无所不博能自堅立而无懈怠明了

殊絕又曉家業買賣之利多獲財寶

供養父母佛威神護諸天宿衛无央

數人所共愛敬不可父意不愛念之

常憎傷見驅使出舍數加撾杖不能

復堪馳至他國在於異土賈作治生

方便計挍興造時節不失不發所業

多積財寶清信士聞多積財寶遣

人呼使來歸子不肯還清信士復遣

人行設使不來遣財物來慇懃諫曉
都不肯還其子報曰父因苦我不可
復討至使令我不能發心所遣遺也
復難自往時清信士對比丘衆自訟
說意其子有病不順父母諸比丘具
以啓佛世尊告曰此清信士不但今
世與子不和前世亦然福德殊異有
所造行無所違失不可其心比丘且
觀於此其子智慧殊特德不可量不
可其心不欲聞其聲復欲思得佛告
諸比丘乃往過去久遠世時有一人
名曰阿夷扇持為獼猴師教於獼猴
擧動法則技術戲笑多所悅豫於衆
人民以此技術无央數人悉共愛敬
遠近皆來觀其技術蒙是之恩多獲
財利其阿夷扇持前後獼猴大得衆
物揭揬搏踦其人異日將彼獼猴入
於城中縛著於柱揭揬毒痛毀辱折
伏於時獼猴竊得黠出馳走入山閑
居獨處近附仙人依之止頓採取果
蓏供養仙人復自食之阿夷扇持聞之
走在其處空閑山中而遣人使呼之
來還獼猴不肯還報之曰吾今續念

前國毒我衆患難量前時我之獲充 生經第三 第二十張 安
過罪而見加毒毀辱言今故馳走
來入山中阿夷扇持便自往謂獼猴
言來歸還家默聲不肯仙人報曰爾
可原置吾仙人曰吾置之耳仙人報
曰敢可強致小勸喻之然後將行假
使強欲致之儻不能也其人答曰假
使方便欲致之去不肯往者吾當作
詐即時以偈而歌頌曰
獼賢柔善享　辟如鹿就蔭　便從樹拔下
得无飢渴死
尓時獼猴以偈荅曰
不仁和生我　我自知志性　從何所覩聞
獼猴為柔賢　我到諸方面　未有中間念
假使有邪長　終不能制意　吾今續念之
君阿夷扇持　將我入城中　縛在如毒痛
於今不忘之　揭撓我苦毒　我已得自在
不能說君國
佛告諸比丘欲知尓時阿夷扇持子
今清信士子是也清信士者則今文
也其仙人者我身是也如是具足當
分別說佛說如是莫不歡喜
佛說夫婦經第五十四

聞如是一時佛遊舍衛祇樹給孤獨園 生經卷第五 第三十 安 寺
與大比丘千二百五十人俱有清信
士其婦端正面貌殊好威光巍巍威
德元倫匹聰明智慧言語辯才多所悅
豫眾人所敬於時夫聟不敬重之憎
惡不徹不欲見之夕更敬愛不息去
婦僕使為妻而敬重之其婦見聟心
異不和去在下使便謂其夫假使卿
心不相喜者儻當見聽出家為道作
比丘尼數數如是聟便聽之即便出
家為道作比丘尼晝夜精進行道未久
諮得羅漢然於後時其清信士所敬妾
人歸非常沒時清信士便行求索得
前時所妻為比丘尼呼之歸家比丘
尼不肯隨之吾已出家則為他人更
生異世罪福不同時比丘尼聞從白
世尊說其本末佛告諸比丘是清信
士前世毀辱此有德之人不但今世
又此女人生生有德有殊特之志此
人常壞亂之今比丘尼已入大路
復欲毀之不得從願佛告比丘乃古
無數世時有一梵志婦名蓮華端正
殊好面顏殊妙色像第一於世希有

名德難及其梵志有一婢使而親
近之順敬於婢不肯恭敬蓮華之婦
不喜見之反用婢語將婦出舍至于
山閒上優曇鉢樹擇諸熟果而取食
之棄諸生果而用與婦其婦問曰君
何故獨噉熟果生者棄下而持相與
其夫答曰欲得熟者何不上樹而自
取之其婦答曰卿不與我我不能得
當從夫命婦即上樹夫見婦上樹尋時
下樹以諸荊棘遮樹四面欲使不下
置在樹上捨之而去欲令使死於時
國王與諸大臣共行遊獵過彼樹下
見其女人端正殊好顏貌殊異世所
希有即問女人卿為何人為所從来
其婦本末為彼國王說所變故王見女
人女相具足无有衆瑕心自念言其
彼梵志愚騃无智非是丈夫而不敬
憙于此女人除棘載去至其宮内立
為王后其后智慧辯才難及王用講
論及以六博書跡通利遠近女人来共
博戲王后輙勝无能當者於時梵志
遥聞彼王有后端正工於博戲其有来
者王后得勝无不歸伏莫能勝者心

自念言且是我前婦非是異人其我 生經卷第五 第二十三張 安 福

前婦博戲第一又彼梵志亦工博戲

欲詣王現其技術時王后聞一梵志

形像如此及其顏貌長短好醜即心

念言是我前夫於時梵志詣王宮門

王即見之遥試博戲侍人名幽於時

梵志以偈頌曰

鬚好長八尺　其肩若如畫　柔軟上第一

當念熟果蓏

於是王后以偈答曰

往時婢自在　其志好其所　敬重爲第一

劫取爲第一

時梵志復以偈答王后曰

話閑居龍處　龍象常所遊　於彼相娛樂

當念熟果蓏

王后以偈答梵志曰

獨自敢熟果　生者棄與我　是吾宿因緣

梵志所劫取

於時梵志心中懷恨即自尅責悔元

所及佛告諸比丘爾時梵志今清信

士是其婦者今婦是彼國王者吾身

是爾時起乱今亦如是佛說如是莫

不歡喜

佛說辟喻經第五十五　生經第五 第二十張 安
過去无數劫時有獨母賣麻油𦋺爲
業時有比丘日日於是母許乞麻油
膏爲佛燃燈積有年數佛後授比丘
決汝後當作佛諸天國王人民悉往
賀比丘比丘言我受恩獨母聞比丘
授決便到佛所白言此比丘燃麻油
膏者我所有願佛復授我決佛言此
比丘作佛時汝當從其授決佛告舍
利弗是時比丘者提和竭佛是時獨
母我身是也
昔維耶離國有一長者聞佛来化即
詣佛所稽首礼足白佛言意欲請佛
一時三月佛黙可之即攝衣持鉢就
長者家餘人請者不能復得皆興恚
意畜害長者便剋日舉兵圍舍數重
長者怖懅至心於佛无復他想佛爲
說法若干要語長者及眷屬皆逮不
起法忍佛從座起出觧外人說恚害
之苦報歎和慈之福若干要言衆人
意觧八万四千發無上正真道意諸
比丘白佛今此大會見佛意觧爲是
適時也爲宿有因縁乎佛言今此衆

會一時度者皆宿與佛有因緣故比

丘白言願佛本末說之聞者增益功
德佛言昔有一國居近大海時王名
薩和達以慈治國視民如子國有大
灾三年不雨人民飢餓王占梵志道
士問當雨不占者合曰滿十年乃有
雨耳王聞是語恐人民死盡愁憂不
樂當作何計以濟國人乎復念曰唯
當身施以救衆生耳便齋戒清淨叉
手向十方曰以我前後所作善行若
有福報者願生海中作大身魚以肉
供養衆便閉口不食七日命終得生
為魚身長四千里具識宿命便墮海
岸上正像黑山人民見山怪鄰得有是
山皆往視之乃知大魚舉國皆往乃解
取食得免飢困國遂還復豐熟如故
告諸比丘尒時魚者我身是也尒時
食我肉者今維耶離國人是如来往
者以肉活衆生一世中身今以道慧
救護識神還復本元長離三界衆苦
永滅矣菩薩勤苦具足三施何謂三
施外施內施大施是為三施衣食珍
寶國土妻子是為外施支體骨肉頭

生經第三卷 第三十九張 安[illegible]

曰髓腦是為內施四等六度四諦
非常十二部經為衆生說是為大施
求道之法三施具足乃疾得佛佛說
是時无數衆生皆發無上正真道意
首達耆年尊教化五千人惟先年少
其智深遠行諸國土教化六万人展
轉與首達共會首達弟子見惟先智
慧勇猛告欲往崇之首達謂諸學者
惟先年幼其慧薄少惟先竊聞其言
菩薩法者當相供養行諸國土視若
見佛今我无護而起同法之意惟先
其衣默然而去其國土所以者何欲
令學者供養首達首達者用誹謗惟
先故墮摩呵泥梨六十劫既出得為
人无舌六十劫所以者何不制心口
意故而失菩薩法罪盡已後建前功
德自致得佛号字釋迦文佛告諸學
者其首達者則吾身是惟先者今現
阿弥陁佛是其坐中一切皆悲言其
失小耳得罪甚大佛告諸會者身口
意不可不護其有信者奉行而得道
所作過惡能自覺改悔首其過可得
徹經昔无數劫時有一人大興布施

供養外道梵志无數千人數年之中
諸梵志法知經多者得為上座中有
梵志年耆多智會中第一時儒童菩
薩亦在山中學諸經術无所不博時
来就會坐其下頭次問所知展轉不
如乃至上座問長老梵志所知亦不
如儒童十二年向已欲滿知經多者
當以九種物以用施之九種物者金
馬銀鞍勒及端正女金澡罐及金澡
盤金銀牀席皆絶妙好如是之比有
九種物長老梵志便自思惟吾十二
年中无係我者而此年少洪乃勝吾
人可羞耻物不足言失名不易使語
儒童所施九物盡當相與卿小下我
使吾在上儒童答曰吾自以理不强
在上若我知步我自在下無所恨也
梵志懊惱避座與之七寶挍飾無為
精妙長老梵志因問儒童卿之學問
何所求索答言吾求阿惟三佛度脱
萬姓長老梵志心毒恚生内揞顙言
吾當世世壊子之心令不得成若故
作佛亦亂之不宜復念言善惡殊途
恐不相值雖當大修德尒乃相遇耳

便行六度無極普修諸善恒无厭捨
之意若身別去施主九物與諸梵志
使各分之已各減一銀錢追與儒童
不受九物使吾之等普分得之儒童
受已各自別去菩薩道成調達恒與
菩薩相隨俱生俱死共為兄弟恒壞
菩薩今時長者梵志調達是也儒童
者釋迦文佛是以本揞故恒不相離
是其本末也
師言學當有善知識昔有驢一頭共
主恒令與馬相隨飲食行來常與馬
俱馬行百里亦行百里馬行千里亦
行千里衣毛鳴呼與馬相似後時與
驢相隨飲食行來與驢共侶驢行百
里亦行百里驢行千里亦行千里毛
衣頭軀志為似驢鳴呼唉痾純為是
驢遂至老死不復作馬學者亦如是
隨善知識則日精進精進者得道駛
隨惡知識則日懈怠懈怠者是為長
沒也
昔者外國婆羅門事天作寺舍好作
天像以金作頭時有盜賊登天像挽
取其頭都不動便稱南無佛便得頭

去明日婆羅門失天頭天頭若去衆
人衆會天神失頭是為无有神神者
一婆羅門賊人取我頭不能得便稱
南无佛諸天皆驚動是故得我頭諸
婆羅門言天不如佛皆去事佛不復
事天賊人稱南無佛得天頭去何况
賢者稱南無佛十方尊神不敢當但
精進勿得懈怠

昔有沙門晝夜誦經有狗伏牀下一
心聽經不復念食如是積年命盡得
人形生舍衛國中作女人長大見沙
門分衛便走白持飯與歡喜如是後
便追沙門去作比丘尼精進得應真
道也

昔有國王出城外大作伎樂國中人
民皆共觀之城中有一家其父有病
不能行步家室共扶將令强行出城
便止樹下不能自致語家中言汝行觀
来還乃將我歸時天帝釋作一道人
過其邊便呼病人汝隨我去我能令
汝病愈人聞大喜便起隨去釋遂將
上天至天帝宮見金珎寶非世所有
意中生念欲從求乞有人語言可從

求瓶病人便前諦釋言我欲去願乞
此瓶釋便與之語之言此中有物在
汝所願病人即持歸室家相對共探
之輒得心中所欲金銀珎寶恣意皆
因大會宗親諸家内外共相娯樂醉
飽已後因取瓶跳之我受汝恩令我
富饒跳踉不止便墮地破之所求不
能復得佛之經戒辟如寶瓶初聞精
進所願必得後小懈慢忘經失戒辟
如瓶破無所復得也
法家婦女著金銀珠環有四事上生
天上一者著金銀珠環着有明經者
聞經歡喜脱持布施是一福得生天
上二者若見遠方沙門興起塔寺歡
喜脱金銀布施勸助是二福得生天上
三者若貧窮困厄人聞佛說布施第
一行便解布施三福得生天上四者得
疾病臨命終時脱持布施授助我命
日自見施是人命盡歡喜不懼得上
生天是以法家婦女有四事行者金
銀寶環得生於天上
生經卷第五